

路易·艾黎
在甘肃

黄华题

甘肃文史资料选辑 第35辑

路易·艾黎
在甘肃

黄华题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甘肃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一九九二年·兰州

责任编辑: 张忠海

陈泽奎

封面设计: 朱光荣

附图提供: 陈发兴

甘肃文史资料选辑

第35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甘肃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

(兰州第一新村51号)

兰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7.75 插页5 字数: 180,000

1992年8月第1版1992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 册

ISBN 7-226-00984-6/K·144 定价: 4.00元



路易·艾黎像

(1987年12月2日九十岁生日)

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永垂不朽

邓小平题

今天，我们大家欢聚一堂，为我们的老战士、老朋友、老同志——路易·艾黎80高寿，表示热烈祝贺。为中国革命事业尽力的国际朋友有千千万万。象艾黎同志那样50年如一日，在我们艰难困苦的时期，在我们创业的时期，在我们胜利以后，始终如一地为中国人民做了大量的工作，这是不容易的，所以他受到中国人民理所当然的尊敬。

摘自邓小平同志1977年12月2日
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为路易·艾黎80寿辰举行的宴会上的祝词

我从1932年起就认识路易·艾黎。

他为中国作了贡献，帮助我们保卫国家。当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时候，是他在内地创办了工业合作社，帮助我们培养年轻的一代。为了这项工作，他甚至牺牲了好职业。当白色恐怖笼罩上海的时候，当中外特务追捕共产党员的时候，是他把自己的家作为共产党员的避难所。当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的时候，是他在甘肃等内地不怕任何艰苦的生活条件，为中国人民工作着。解放以前，他支持我们的文化革命运动，写了很多的书、诗与文章。当世界和平委员会派他去外国时，他为我们讲演和辩论。解放前和解放时我都了解他。我觉得他是新中国的一位诚实、忠诚、不虚不掩的朋友。我极端相信他。他如向周恩来一样，是国际共产主义、马克思、列宁的信徒。

宋庆龄同志在“文化大革命”
前期为艾黎同志写的证明书

宋庆龄

一九六八年八月一日

路易·艾黎生平

路易·艾黎，新西兰人，1897年12月2日生于坎特伯雷平原的克赖斯特彻奇市斯普林菲尔德镇。祖父是南爱尔兰移民，父亲弗雷德里克是华伦努伊小学的第一任校长。其名字路易是其姑妈艾米按一个毛利族首领的名字起的。艾黎有兄弟姊妹6人，他排行第三，自幼受到严格的家庭教育和性格锻炼，并且在他很小的时候，父亲就带着他学会了游泳。1916年末，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他中学未毕业还不到参军年龄，就参加了新西兰远征军赴欧作战。他大哥阵亡后，他也两次负伤，曾荣获过军功章。1918年末，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他回到克赖斯特彻奇，同老同学杰克·斯蒂文斯，到了地处莫瓦蒂亚河谷的塔拉纳基牧场，两人合伙在一起养羊。他在那里度过了6年的孤寂生活，因被马甩下来摔伤，又遇到新西兰战后最严重的失业，便决定了要到“被革命震撼的国家”中国。1926年底，他乘船到澳大利亚，于圣诞节期间登上了来华的行程。1927年4月，他辗转抵达上海，从那以后一直留居中国。

当时的上海正处于白色恐怖之中，他在公共租界工部局消防处任防火督察、工业督察长等职。他目睹了反动统治者对起义工人的残暴镇压，看到了中国工人遭受深重剥削和压迫以及许多不平等的社会现象，这促使他毅然投入了当时的革命斗争。他曾把自己在愚园路的住所作为地下工作者的碰头地点，让地下党在他家楼顶架设过秘密电台。1934年他参加了第一个国际性的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和共产党建立起密切联系，还和史沫特莱、刘鼎等人多方设法为红军购买通讯器材、医疗器械、药品等，支援

E63/05

苏区反围剿斗争。甚至不顾个人安危收养了我党干部的4个儿子和邓中夏烈士的侄子。1936年西安事变前夕，他冒险去太原，为中国共产党兑换红军在山西缴获的地方钞票。美国友人格兰尼奇夫妇主办进步英文刊物《中国呼声》，他是积极的支持者和撰稿人，并频繁接触当时文化界左翼人士鲁迅、茅盾、丁玲、胡愈之等。

1938年初，抗日战争爆发不久，中国工业遭到日军严重破坏，大批难民和失业工人流离失所，从沿海涌向内地。为了组织经济力量支援抗战，艾黎与埃德加·斯诺和佩格，斯诺等中外友人发起了“工合”运动，制定了在非敌占区建立工业合作社的计划，决定以“工合”方式，从事日用工业品和军需品的生产，这一方面是供应军需民用，同时也是为了安排难民和失业工人就业。这项计划从一开始便得到宋庆龄和中国共产党的支持，于4月成立了由梁士纯、胡愈之、芦广绵、徐新六以及他和斯诺组成的工合促进委员会。5月，艾黎辞去在上海的职务，去武汉筹组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得到周恩来同志的赞同，亲自同他一起研究建立“工合”的事，博古也几次帮他制定政策。国民党政府迫于形势，也不得不表面支持，任命艾黎为行政院“工合”咨询工作技术顾问。1939年1月，在香港成立了以宋庆龄为名誉主席、陈翰笙为执行秘书、艾黎为委员和实地工作秘书的中国工业合作社国际促进委员会，世界闻名的科学家、中国人民的挚友李约瑟教授，也是其中的委员。这期间，艾黎曾同斯诺一起到过菲律宾、缅甸、新加坡等国，为“工合”筹募基金。

1939年至1942年，艾黎全力投入了“工合”工作，经常奔走于陕甘、川康、滇黔、湘桂、赣粤、浙皖、晋豫等抗战后方的城镇农村，组织和发展当地的工业合作社。在陕甘宁边区的延安、新四军根据地泾县等地，都设有“工合”事务所，在西北、西南等后方地区也普遍建立了“工合”的办事机构。当时正是国共第

二次合作，抗日救亡活动如火如荼，这给工合创造了一个合法条件，1939年和1940年，艾黎两次去延安，毛泽东同志热情接见了他。他还两次到过新四军驻地，向前线的临时工厂输送技术力量。对此，毛泽东和叶挺给予很高评价，分别写信给工合国际委员会，高度赞扬工合运动对抗战作出的贡献。那时散布在抗日后方和抗日根据地的合作社和作坊已达3000个左右，生产民用消费品数十种，还可生产部分军需品。艾黎听说贺龙将军所在的解放区缺乏制造手榴弹的铁，就去洛阳找八路军办事处安排款项，把晋东南的一个炼铁合作社搬到晋西北，帮助生产制造手榴弹的生铁。由于“工合”积极支持抗日，有很多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参加“工合”运动，致许多领导人和社员遭到迫害，如遂川工合事务所的会计就被枪杀，汉中事务所主任被活埋，先后有18名妇女工作人员被捕。艾黎本人也被国民党指责与共产党有联系，于1942年9月撤销了他的行政院技术顾问职务，陕西省政府还指令双石铺镇镇长对他进行秘密监视。

1942年以后，艾黎转向培训“工合”管理和技术干部的工作，同英国记者乔治·何克在陕西双石铺创办了培黎工艺学校。1943年底，艾黎选择甘肃一个交通不便、最偏僻、最贫困的县——山丹县，建立起为“工合”培训干部的培黎工艺学校。艾黎按照“创造分析”、“手脑并用”的教学思想，使学校的规模一度发展到有近600人，设有20多个可供学生实习的生产组，实行半工半读、理论结合实际的教学方针。1949年解放大西北时，艾黎把学校拥有的全部卡车都开去运送部队和物资，使玉门等地很快得到解放，曾受到彭德怀同志的赞赏。1953年学校迁兰州改名为石油技工学校后，他继续担任名誉校长，该校为中国的石油工业战线培养了大批技术人才。

1952年艾黎到北京参加亚洲及太平洋和平会议，被选为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联络委员会委员，1953年定居北京。以后，多

次参加国际和平会议。1961年至1965年，他每年都出席日本禁止原子弹、氢弹大会。他还出访过许多友好国家。解放后，他除了以上活动，就是主要从事写作，他把到各地参观访问掌握的第一手材料，都写成诗文，并翻译了许多中国古诗，汇成诗集介绍给澳大利亚、新西兰和欧美国家读者，另外还写了长篇自传。他前后一共出版著作和译作66本，国外朋友普遍承认他是中国问题的权威，说他是中国问题的“百科全书”。

为了帮助大西北发展文化教育事业，他将自己收藏的3700多件文物捐给了山丹。这些文物从1982年起在新建的艾黎捐赠文物陈列馆展出。1984年他又促成山丹县培黎图书馆的建立，并捐赠了许多图书。1987年4月，他长期努力重建的山丹培黎农林牧学校正式开学。当时他年事已高，便推荐习仲勋担任了该校名誉校长。在筹建农林牧学校期间，他在国际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为学校筹募到相当可观的资金、设备，他的工作，得到甘肃省政府的大力支持。

艾黎在晚年还为“工合”的恢复作了很大努力，1983年被推选为中国“工合”的名誉顾问，1987年又担任中断35年后重建的“工合”国际委员会主席，并亲自领导该会日常工作。

艾老在中国的60年，同中国人民建立了血肉联系，尤其是同甘肃人民的感情更为深厚。艾黎不止一次地称甘肃是他的“第二故乡”。1982年他到兰州参加培黎学校40周年校庆时，曾受到我省人民发自内心的热情欢迎。山丹人民听说他来，大家扶老携幼赶到街头等着和他见上一面，校友们也从全国各地汇集山丹，向老校长致敬。艾老在国内革命和抗战的艰苦岁月里，始终坚定不移地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把全部心血和精力献给了中国人民的事业，他受到中国人民的尊敬和爱戴，是理所当然的。

我们的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对艾黎给予崇高评价。1963年艾黎生日时，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曾到他的住所祝贺；1971年，

毛主席接见斯诺时，把他和斯诺一同请到家里作客；1977年，邓小平同志出席他80寿辰宴会，曾称赞他“始终如一地、一贯地为我们的革命事业做出了大量努力，这是很不容易的。”1987年他90寿辰时，党和国家领导人亲临其住所祝贺。

艾黎在中国和他自己的祖国获得过多种荣誉。惠灵顿维多利亚大学曾授予他文学荣誉博士学位；在他85岁和88岁寿辰时，分别获得北京市荣誉市民和甘肃省荣誉公民称号；新西兰政府授予他女王社会服务勋章。介绍他生平的电影、电视片，也在中国和新西兰两国间广为发行放映。1987年12月27日，艾黎因患脑血栓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终年90岁。他逝世后，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为他举行了隆重追悼仪式，新西兰总理戴维·朗伊在当天发来了唁电，称他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赞扬在山丹建立培黎学校，“是他一生予以支持的项目。甚至在他晚年不能长途跋涉，亲赴甘肃观看学校时，也没有动摇过其重建学校的决心。”

按照艾黎的遗嘱，他的骨灰撒到了山丹，他和何克的陵园庄重肃穆，甘肃人民将永远怀念这位新西兰人民的优秀儿子——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



目 录

英魂飞山丹

- 纪念路易·艾黎诞辰95周年、逝世5周年 李屹阳 (1)
我所知道的“工合”创始人路易·艾黎 安锡畴 (14)
难忘的往事 殷凤培 (19)
甘肃是路易·艾黎的第二故乡 靳东岳 (23)
忆我随艾老西行所闻所见 孙光俊 (30)
¹1943年随艾老考察纪实 王万盛 (37)
“工合”红三角会徽在山丹 范文海 (42)
革命的好战士、建设的好参谋 王炳南 (43)
- 回忆培校，纪念艾黎 张耀 (49)
路易·艾黎办学的片断回忆 段士谋 (53)
从双石铺到山丹 张志复 (57)
山丹培校建校初始杂记 张志复 (60)
山丹培黎学校机构构成情况简述 高国荣 (64)
艾老改变了我的命运 马知口述、屈永志整理 (72)
在山丹培黎学校的往事回忆 刘铁林 (75)
艾老与我的童年 邱冉美 (84)
在山丹培校会计室的一段经历 马志田 (87)
山丹培黎学校生产劳动亲历记 邢玉珂 (89)
在山丹培黎学校生活、学习片断 况新德 (9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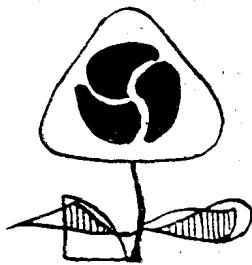
回忆在四坝滩的一段生活	马志田(95)
山丹培黎学校的文化生活	高国荣(97)
解放前夕的山丹培校	宋恒濂(99)
回忆彭总谈路易·艾黎先生	张养吾(101)
回忆我在嘉峪关两次接待路易·艾黎同志	高凤山(103)
路易·艾黎向山丹捐赠文物与“艾黎捐赠 文物陈列馆”兴建始末	王自刚(105)
“艾黎捐赠文物陈列馆”开馆以来之所见	何晓风(122)
山丹培黎图书馆兴建始末	王自刚(126)
山丹培黎农林牧学校筹建初期纪实	王自刚(136)
山丹培黎农林牧学校创建经过	倪才旺(142)
路易·艾黎——	
甘肃省荣誉公民	杜志仁、张雪梅(145)
参加祝贺艾黎90寿辰活动纪实	马金龙(149)
路易·艾黎九秩寿辰祝寿记	何建设、杜志仁(151)
回忆乔治·何克老师	范文海(154)
回忆在山丹的几位国际友人	段士谋(157)
我和李约瑟博士的交往	王贤琳(161)
忆培校医院斯宾赛大夫	张教选(167)
记培校陶瓷组与日本陶瓷专家野口胜	周教训(170)
艾老谋求国际支援的几件往事	王万盛(175)
记新西兰人民对重建山丹培黎学校的热情支援	吕宛如(177)
回忆兰州穆柯寨培黎学校	王万盛(180)

张官廉同志与兰州“工合”	
.....王松山、靳东岳、安永裕、张夏亭、 王贤琳回忆 张雪梅整理	(185)
培黎石油学校变迁简述	王惠芳(195)
常青的松塔	
——路易·艾黎印象记	张 凡(198)

附录

路易·艾黎给李屹阳、贾志杰省长的信	(204)
路易，艾黎给李屹阳的信	(205)
马海德给李屹阳的信	(206)
张治中先生给路易·艾黎的信	(207)
彭德怀同志给培校写的证明信（1949年10月14日）	(210)
路易·艾黎给山丹县委、县革委的信	(211)
路易·艾黎在山丹“艾黎捐赠文物陈列馆” 开幕式上的讲话	(212)
路易·艾黎给山丹“艾黎捐赠文物陈列馆” 馆长王自刚的信	
一、1980年3月14日信	(214)
二、1980年4月17日信	(215)
三、1983年4月11日信	(216)
四、1987年12月12日信	(217)
五、1984年托聂广沛代笔信	(218)
路易、艾黎给兰州市政府领导同志的一封信	(219)
甘肃省政府给路易·艾黎颁发的“甘肃省荣誉 公民证书”	(220)

马海德回忆录：半个多世纪的友谊.....	(221)
路易·艾黎回忆录：“工合”运动记述(1976年10月)	
.....	(227)
新西兰总理戴维、朗伊对艾黎的评价.....	(232)
“工合”、“培校”歌曲四首.....	(234)
 编后.....	(238)



英 魂 飞 山 丹

纪念路易·艾黎诞辰九十五周年、逝世五周年

李屹阳

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路易·艾黎离开我们五年了。和他最后告别的情景，还浮现在我的眼前。今年是他来华工作65周年，又是他诞辰95周年，我和许多同志一样，深深怀念着这位孜孜不倦在中国为人民大众、为世界和平进步事业工作了半个多世纪的老朋友。

1987年12月27日，省外办接到通知说，艾黎于凌晨不幸逝世。我得知噩耗，心中一阵酸痛，次日便和原省外办主任毛敬非等乘飞机飞往北京。到京后，和正在北京学习的我省副省长张吾乐一起，到北京医院参加了为路易·艾黎举行的小型告别仪式。我们走进小礼堂向艾老遗体深深鞠躬后，我看到他安详地躺在常青的花丛中，像是睡着一样，但容颜苍白，炯炯的眼神再也看不见了。我送他那顶维吾尔族花帽，在他头部右侧陪伴着他。当我往前慢慢行进，只看到了旁边轮椅里坐着正在守灵的他的亲密好友汉斯·米勒。而未看到他的另一位最亲密的好友马海德，想必他太悲恸了，未能继续陪伴他。再走过去，守灵的是艾老的义子段士谋与夫人及聂家兄弟等，我含泪和他们一一握手。当我走到老三聂广涛面前，再也抑制不住悲痛，和他拥抱着哭了起来，我们以难过的心情默默地哀悼敬爱的艾老。